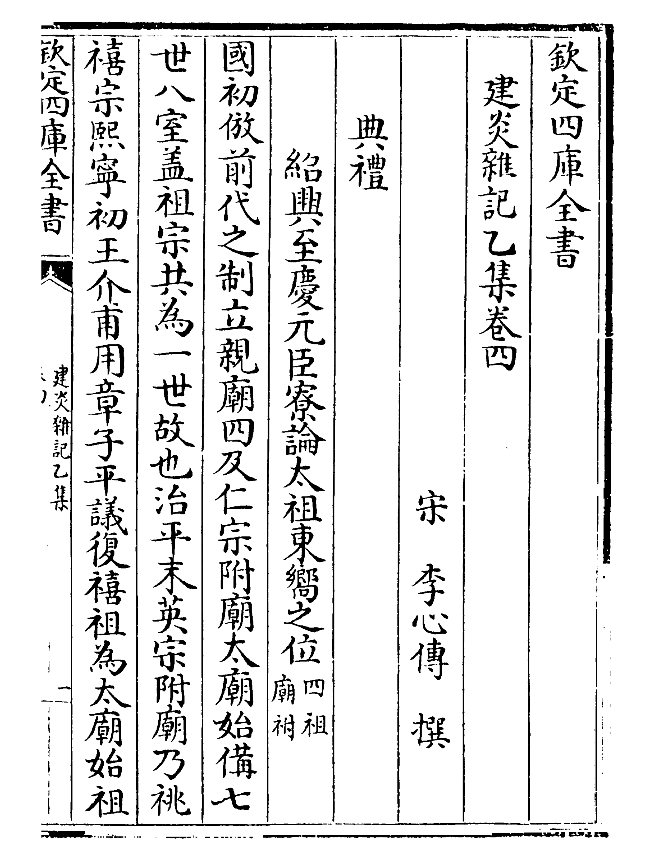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雜記乙集卷四

宋 李心傳 撰

典禮

紹興至慶元臣寮論太祖東嚮之位四祖廟祔

國初倣前代之制立親廟四及仁宗附廟太廟始備七世八室盖祖宗共為一世故也治平末英宗附廟乃祧禧宗熙寧初王介甫用章子平議復禧祖為太廟始祖

而祧順祖司馬公韓持國諸近臣皆言太祖剏業當為廟之始祖介甫為上言本朝自禧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禧祖之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持國欲奉祧主於西夾室介甫笑之伊川先生時方布衣為人言亦以介甫之學為是及神宗祔廟又祧翼祖元符末哲宗祔廟輔臣李邦直議兄弟曰及哲宗不自為世故無所祧崇寧初蔡京入相復以哲宗為世當祧宣祖而宣祖乃祖宗之所自出京意難之因議依唐制立九廟還翼祖

於是凡九世十室紹興初董令芬為太常少卿建議太廟世數已備而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正廟制遇祫享則太祖居東嚮之位有旨侍從臺諫與禮官同議既而學官王普又請依唐興聖故事藏祧王于天興殿趙忠簡主之六年正月議于尚書省侍從孫近李光析彦貞劉大中廖剛晏敦復王俁劉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禮官何慤楊晨莊必强李彌直皆以為是未幾將作監丞趙渙面對又乞酌量漢太公立

廟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四祖禘祫烝嘗並行特祀上大以為然擢渙監察御史弁中書舍人閏五月除渙七月除弁而右諫議大夫趙霈公時素與忠簡異論乃言上皇在遠宗廟之事未當專議事遂止淳熙初渙之兄子粹中為吏部侍郎又伸前議請為四祖別建一廟否則藏主于天興殿或藏於夾室遇祫享則設幄于夾室之前乃命禮官討論久之未上元年六月丙辰日其後尤延之丘宗卿等又繼言之先是欽宗祔廟已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

世十二室紹興末孝宗升祔趙子直當國用前議欲併祧僖宣二祖事下侍從臺諫禮官議於是孫從之首上疏正太祖東向之位議者皆以為可鄭惠叔尤主之朱文公在講席獨見上論僖祖皇家始祖不當毀其廟上納焉文公議當以僖祖為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宗之廟皆萬世不祧仁宗為昭英宗為穆與真宗主並藏西夾室神宗為昭哲宗為穆徽宗為昭欽宗為穆高宗為昭孝宗為穆而高

宗之廟亦萬世不祧若未能然則奉僖祖居第一室太祖居第二室太宗居第三室太祖太宗仍共為一世自真宗以下至于孝宗凡九世十二室于是給舍樓大防陳君舉言未見朱某本議如何乞付出議狀子直不報遂祧二祖神主更立四祖殿于廟之西隅歲命禮官薦獻焉丈公時已得罪遺子直書曰相公以宗支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拆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欲以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羡以永國祚於無

窮其可得乎時太廟殿已為十二室故孝宗既升祔而東室尚虛丈公以為非所以祝延壽康寧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乞追奪待制章再上詔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興廟議時初不相關又不許久後光宗祔廟遂復為九世十二室云

太廟點寶事始

自休兵後太廟𥳑冊寶殿凡帝后寶冊洎郊廟金玉禮器皆藏焉始時令太常寺官一員季點然第省閱丈歷

而已乾道五年春因有盜竊禮器者中書門下始奏令每季取索赤歷點檢足倫用印封鎖具有無損失申省二月己丑降旨慶元五年夏太常寺奏太廟遺失皇后金寶二命大理寺治之六月庚寅降旨既而廟之衛卒赴有司自言坐獄死盖故事冊寶以中人領其工作及盜去鑿而售之中乃鐵胎也繇是事敗自後朝廷益謹其事月以察官禮官中官各一官檢視謂之點寶禮器中瑶爵玉瓉二事絶佳人間所未見其他圭璧大抵多水漿色也冊寶

中惟昭慈聖憲皇后謚冊以象牙為之餘皆珉玉又有

徽宗皇帝謚寶玉色尤溫粹

欽廟配饗議

欽宗祔廟久未有功臣配饗蓋一時宰相六七人皆有誤國之罪是以不克舉行也乾道五年冬當祫祭其九月太常少卿林栗黄中言當時臣僚遭值艱難莫救淪胥罕可稱述而以身狥國名節暴著不與其人雖生前官品不應配饗之科而事變非常難拘定制乞詔侍從臺

諫集議奏可黄中所陳盖指李清卿若水也汪聖錫時為吏部尚書居侍從之首獨以為無可配饗者可罷集議右侍郎曾逮仲躬謂聖錫云向元祐中神宗未有配饗朝廷依例權塑二侍臣此可用也於是聖錫奏欽宗所圖共政之臣皆未有能勝其任者若應故事姑令備數上非所以尊宗廟下非所以勸有功誠如太常所言當時死事之臣非一今欲令配享究其本末參差輕重有所取舍尤不可以輕易重昔唐文宗武宗皆無配享

功臣本廟太祖英宗既無御集亦不建閣葢崇奉祖宗必審其實必當於理若虛尚文飾不過茍塞人情而已乞不必集議上從之

高廟配享議

洪景盧初建高廟配享之議首捄本朝故事謂議者當出於翰苑上亦嘗諭以文武欲各用兩人景盧因即以呂趙韓張四人為請乞付侍從官詳議從之十五年三月庚戌也後三日從官議上時韓子文彥質權工部尚書

以嫌不預議而兵部尚書宇文子英為議首遂言四人皆有名績見稱於世宜如明詔配享廟廷議者葛楚輔葉叔羽劉國瑞忘其字王誠之陳安行李獻之謝昌國吳子居章德茂林黄中鄭惠叔皆無議奏上報可其日癸丑也是時識者多謂吕元直不壓人望當以張趙兩公同配又謂張浚晚附秦檜力主和議誣殺岳飛不宜在預享之列而詔旨已下莫敢有言後三日丙辰秘書少監楊廷秀獨上書爭其事謂今者建議之臣曰欺曰專

曰私而已且列聖之廟有九而廟之有配享者八發配享之議者非一而出於翰苑者止於三今舉其三以見例而不顧其餘之不然非欺乎申之以聖翰之所及惟一已足以定其議非專乎終之以止令侍從數人之附其議而廷臣皆不得議非私乎又論張公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立國基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若謂浚嘗相隆興則趙普嘗相太宗韓琦曾公亮嘗

相神宗不害于配太祖英宗之廟也願酌李唐之制令博士禮官與臺諫兩省侍從及在朝之臣雜議其事而陛下酌其中後二日戊午輔臣進呈次上諭以臣僚言張浚有復辟之功卿等可檢照丈冊詢訪事實上因言魏公兩敗事又昧於知人却是有志蓋上意猶有以庭秀之言為未可也而王周二相畧無開陳但唯唯而已後十八日四月甲寅太常少卿尤袤等亦言适祖宗典故既祔廟然後議配享趙普曹彬之配食太祖乃定議於二

十餘年之後惟王曾呂夷簡之配食於仁宗乃在山林之前然亦必先降詔乃下兩制定議當用何人而王珪等始以曾夷簡姓名上之真不敢倉卒如此今乃忽定於靈引一日之前而不按典故不集衆論懼無以壓服諸勲臣子孫之心而消弭衆多之口乞俟祔廟畢别擇日下侍從兩省臺諫禮官及秘書省官集議苟惟不然則王安石蔡確之言不合衆心雖定於紹聖崇寧而卒改政于紹興間今亦宜反覆熟審以待論定而後奏入乃

詔令未集議侍從兩省臺諫官及太常寺秘書省依典禮詳議聞奏四月甲申也（未集議侍從係吏部侍郎顏曽兩省係起居郎胡晋臣幷奉使朱同臺諫係殿中侍御史冷光世左補闕薛叔似右拾遺許及之監察御史吳博黃謙太常寺少卿尤袤寺丞黃甫博士張休仁主簿沈鑑秘書省少監楊萬里丞謝修郎鄧驛著作郎倪思黃唐佐郎莫叔光正字衛涇凡十八人）後六日庚寅有旨定用四人更不須議論以臺諫言配享之議已有一定之論見施行令再令詳議則二三之論又將紛紛而起甲可乙否重惑朝聽故也（此乃冷光世之文字）翌日辛卯上諭大臣曰呂頤浩等四人配享正

合公論楊萬里乃謂洪邁專與私事邁雖是輕率萬里未免浮薄上又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惟其先能靖共而後正直乃可貴耳於是二人皆乞補外後十一日詔景盧以見官正奉大夫知鎮江府庭秀以朝奉大夫知筠州五月壬寅也其後孝宗祔廟議者復推陳魯公而魏公終不得預蓋但以富平淮西符離三敗之故而不考曹彬岐溝之役其喪師蹙國亦不下於富平與符離今以一青掩其大德盖景盧兄弟皆湯思退舊客夙有

憾於魏公故以復辟之勲歸之吕元直也昔司馬温公配食泰陵乃在四朝之後盖公議必以久而後定也今姑思其志而言其本末如此後有諏者可以覽觀焉

光宗配享議

光宗既祔廟當議配享而一朝三相中周益公留衛公在其時皆嘗以學黨得罪故論者欲葛文定公邲及黨禁鮮嘉定元年五月益公之子朝請大夫新知筠州綸乞以其父配享廟廷詔兩制禮官詳議明年衛公之孫

秘閣校理元剛復言其祖首侍崇陵講讀後在相位始終六年而益公之相纔三閱月葛大定之相亦不踰年當以其祖配時章茂獻權禮部尚書乃乞並用二公配享後亦不果行焉蓋益公雖賢相而被罪于授受之初衛公雖舊臣而去國于危難之際是以論者有所不叶也然前朝如富公司馬公皆嘗被罪于熙寧紹聖之間而不害其配享則亦未可以此而致疑云

日食奏告當伐鼓

淳熙丙申歲日食三月朔趙衛公為禮部尚書被旨奏告大社周益公以學士院祝文有伐鼓用牲之語衛公引春秋傳言其誤乞令改正上從之益公因求免不許蓋衛公奏章之詞頗峻故也予以經考之救日之鼓周禮初不云何日而夏書明以季秋月朔為言則春秋傳所云非矣今有司之制實不伐鼓實不用牲衛公乞改從祝祠可也而反以春秋傳為據則非也明年九月朔日蝕文簡以春官貳卿奉旨祭告大社始奏復伐鼓如

政和新儀云

元豐至嘉定宣聖配享議

自唐以前學校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後以孔子為先聖顔子為先師至元豐間乃封孟子為鄒國公與顔子並配而荀楊韓子列于從祀足以補前世之未及矣蔡京得政乃封王介甫為舒王與顔孟並而王雱在楊韓之次其後陳瑩中諸公但攺荊公坐像為偺而不知三代之禮大享先王功臣皆與享焉則尸象必

不立受令不論其學術之乖戾而苐以坐視人主之為逆理此學術不醇之過也靖康間楊文靖公為諫議大夫首論荆公不當配享降于從祀紹興六年冬張魏公獨相始用陳公輔言禁臨川學明年春胡文定公以祠官上䟽追爵二程邵張四賢列於從祀不報乾道五年春魏元履以布衣為太學録復請去荆公父子而以二程從祀陳正獻公為相難之淳熙三年冬趙叔達粹中為吏部侍郎論王安石姦邪乞削去從祀上用輔臣

言安石前後毁譽不同其大章亦何可掩時李仁父為禮部侍郎上與共議欲升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黜王雱仁父乞取光軾而併去安石父子上又欲升光軾於堂仁父上章稱贊且言若親酌獻則暫遷其坐於他所踈入上命三省密院議之密院王季海依違其詞趙温叔言仲淹自以功業名當時修亦有微玷不若止用光軾而三省龔實之李秀叔皆以為不可事遂不行久之但除臨川伯雱畫像而已四年七月癸丑降旨嘉定三年仲貫

甫為著作佐郎轉對請追爵用二程張邵列於從祀未克行余謂四先生繼絶學于千載之後正人心明天理自游夏諸賢有不能及其視馬鄭諸儒之功孰多雖以配享可也然論道統之傳則當升曾子子思于堂上而姑列四先生及朱先生于從祀余亦老矣自念不及與朝廷之議會或有達者舉而行之云

孟子廟配享從祀

自元豐以來封為鄒國公配食先聖而鄒國公廟在兖

州之鄒縣政和五年春乃詔樂正子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爵焉樂正子克利國侯　公孫丑壽光伯　告子不害東阿伯　孟仲子新泰伯　陳臻蓬萊伯　充虞昌樂伯　屋廬連奉符伯　徐辟仙源伯　陳代沂水伯　彭更雷澤伯　公都子平陰伯　咸丘蒙須城伯　高子泗水伯　桃應膠水伯　盆成括萊陽伯　季孫豐陽伯　子叔子陽伯　自渡江以後鄒魯隔絕而孟子無廟其配食從祀學者多不及知故表出之

高宗四上尊號廷臣議論各有異同

壽皇初受禪命近臣集議上皇尊號之禮呂仁甫為禮部侍郎既與宰相陳長卿容定光堯壽聖之號矣及省中聚議者多謂尊號起於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或謂光堯二字近於神堯汪聖錫時為戶部侍郎謂人曰堯豈可光於是臺諫張貞父給舍金彥行下十二人各具所見以聞而不書議狀上諭既以奏聞不容但已後五日彥行以下遂悉書議狀聖錫尋出知福州周子充時為監察御史嘗自為議狀謂宜以太上德壽皇帝為

稱然亦不果奏也乾道庚寅冬上以大禮慶成詔禮官
兩省臺諫官集尚書省議加太上尊號時右相虞并父
已白書憲天體道四字於幅紙議者書名而已禮官黄
仲秉劉丈贊欲用憲德惟仁劉丈儒欲用明天建極鄭
仲一欲用崇道脩德皆不用或謂體道字乃上帝尊號
并父云無妨已奏知矣太上欲得道字淳熙乙未秋詔以
來春行慶壽禮乃議加性仁立德至誠無為八字而禮
部侍郎趙温叔謂無為二字與太上字相連頗涉忌語

請改為明文煥武後又改作無為至誠又改作成武煥
文議論凡再旬乃定用性仁立德無為全美八字龔實之
參政以下尚不以為然葉夢錫丞相主之衆莫能奪後
兩月夢錫罷實之召學士王季海直院周子充共議遂
定為性仁誠德經武緯文乙巳再將行慶壽禮季海為
相擬議久之弟得紹業興統四字時眉人朱師古時敏
為太常少卿季海與之厚師古將入省其子不弃謂之
曰光武明明廟謨可用也師古以白季海因再推詳於

是增明謨盛烈四字焉

朱文公論三年喪

高宗之喪孝宗為三年服及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沙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故事朱文公後入不以為然奏言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為之制勿使肆為華靡其後詔中外

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疑之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議喪服小記為祖後條見其所引鄭志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仁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乃知經文有所未備而待於傳注者如此因自識於本議

北使宴見齋禁不用樂

故事北使來朝例錫花宴如在大祀齋禁之中則不用樂辭見亦然行之久矣乾道三年北使來賀會慶節上

壽在親郊散齋之内陳正獻公時以副樞密兼參政預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多請權用樂者李文簡為禮部郎官建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我藝祖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間法周禮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本朝舊制庶幾兩得上頗難之陳公又奏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宜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為薄自當悦服也上

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惟于使人乃用之耳諸公顧以為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陳公又不可獨奏言曰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敢不奉詔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諭使人再三不從乃從今詔則于禮為盡而彼亦無詞不遽鄙使人而遽自為失禮以狗之也將子禮猶守前說陳公爭愈力上顧陳公曰可即諭閤門行之陳公退復為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

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他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上嘉納之既而卒詔垂拱殿上壽止樂因為北使權用六年生辰使當辭之復在親郊散齋之内趙温叔丞相時以起居舍人為館伴使面奏决不可用樂上然之十月癸酉北使辭先一日上遣中使諭温叔云來日已决意不用樂萬一使人不順不知如何結末請舍人更加思慮來日五更温叔復奏殿階之上匆匆行酒使人决不能省會萬一省會必不

敢不順萬一不順臣忝備員館伴當直前奏稟乞宣諭使人陛下寅畏上天今既散齋决不用樂若使人必欲設樂乞移此茶酒就驛中館領所謂結末不過如此上納用焉或謂前郊值北使之來極恭順上喜思以異禮待之故葉魏二相皆主用樂之議鄭景望劉文潛時為館職嘗移書政府論之而不聽也至是用趙公之議始去樂論者韙之

乾道淳熙五大閲

孝宗留意武事隆興甲申仲夏三衙出戍大軍歸司上欲幸候潮門外大教場勞之既卜吉日辛丑會雨作而止乾道丙戌冬至甲子遂閲武于白石距城二十里前三日下令至日平旦自祥曦殿戎服乘馬太子親王執政以下並從至大教場進膳畢上獨與太子親王管軍知閤門御帶環衛官俱往白石上升將臺三司以次教閲陣隊射馬觀戰次射獐鹿等于臺下上親臨觀大悦賜殿帥王琪以下金銀椀有差三司主司至統領官各十兩金椀一射生將佐

使臣等各七兩銀椀有差上還幄殿管軍進御酒上亦賜親王知閤管軍酒憩息大教場進晚膳畢還內是日賜諸將金帶鞍馬以及士卒賞賜有差戊子孟冬冬至甲辰上乃幸茅灘按閱諸軍先十餘日令殿前司相視浙江龍王堂北江岸以東平衍之地築將臺馬先一日諸軍人馬全裝執兵器于教場中東列幕宿營又命忠毅軍統制蕭鷓巴將二百騎射獐鹿于赭山以俟進獻至日諸軍先赴茅灘下方營前司摘諸軍馬步親隨一千人執戎器

環立將臺之後質明三衙管軍至將佐各介冑乘馬導駕上戎服乘馬宰執近臣戎服以從護衛聖駕馬軍八百騎執槍旗弓矢軍器分前後奏隨軍番鼓笛大樂至大教場上與慶王恭王皆易金裝甲乘馬宰執使相正任管軍知閤御帶環衛官戎服以從侍從官免從駕上升臺少憩出幄殿坐殿帥王逵舉黄旗諸軍呼拜者三中軍鳴角馬步軍簇隊連三鼓馬軍上馬步軍舉旗槍四鼓舉白旗中軍鼓聲旗應變為方陣作備敵之形別高一鼓步

軍四向作禦敵之勢且戰且前馬軍出陣作戰鬬之勢
別高一鼓各歸地分五鼓舉黃旗變圓陣為㑹環内固
之形二鼓舉赤旗變鋭陣諸軍魚貫斜立前列後張為
衝敵之形二陣進止皆如方陣舉青旗變直陣收鼓訖一金止重
鼓三馬軍下馬步軍植旗槍上大悦犒賞倍之鳴角聲
簇隊放教諸軍呈大刀車砲煙槍騎射嘗軍以所獲獐
鹿獻上更常服宰執對御酒五行降臺乘馬至車子院
門下馬登樓召親王使相至環衛官各賜酒立飲不坐

二王進上酒環衛官及一應從駕官至大教場並戎服乘馬扈駕還内庚寅季冬之戊申上復幸白石始議三司諸軍隨從者萬二千四百人分二百四十八小隊殿前司之旗以黄馬司以緋步司以白既而恐道隘止以馬步五百騎列于省北步軍千人伺于大教場餘千九百騎駐于中道以俟扈衛上入御幄命軍士皆卓歇散飲既閲武乃召宰執親王使相太尉管軍升幄殿酒三行畢復召親王使相太尉管軍知閤御帶環衛官於御座東席

地散酒次登車子院樓宰執亦預此其所以異也淳熙丁酉季冬之乙亥復大閱殿步二司之軍于茅灘殿帥王友直舉黄旗諸軍呼拜奏發嚴舉白旗變方陣舉黄旗變圓陣舉皂旗變曲陣舉青旗變直陣舉緋旗變鋭陣五陣皆畢始令軍士下營散飯宣皇太子執政使相管軍對御宴飲侍從修注官于御臺下幕次賜酒食還入候潮門上皇于都亭驛設簾幄以觀邀上入幄中傳令宣喚管軍于簾前賜酒果飲各一巵謝畢導駕還内

乙巳仲冬之甲辰上復講故事大閲于龍山之教場管軍舉青旗變三直陣鼓音作分六行舉白旗聚為四陣舉緋旗為二陣皂旗為一陣繼又散為六行高一鼓變品字作二陣自戊子一日後凡犒士之費皆出于左藏南庫户部不與最後南庫已歸户部宰相王季海猶以故例請上曰處分已定矣何必别項支用止令内藏庫支用可也朕之椿積此錢者初時亦無他用今日軍士犒賜凡用五見鏹三十六萬緡都城會子錢為之增

貴焉

大樂局樂色名件

太常寺大樂局祀天神祭地祇享宗廟應用大樂名件凡三十四種歌色一也笛色二也塤色三也篪色四也笙色五也簫色六也編鐘七也編磬八也鎛鐘九也特磬十也琴色十一也瑟色十二也柷敔十三也搏拊十四也晉鼓十五也建鼓十六也鞞應鼓十七也雷鼓祀天神用十八也雷鼗鼓同上十九也靈鼓祭地祇用二十也靈鼗鼓

同上二十一也露鼓享宗廟用二十二也露𪔛鼓同上二十三也雅鼓二十四也相鼓二十五也單鼙鼓二十六也旌纛二十七也金鉦二十八也金錞二十九也單鐸三十也雙鐸三十一也鐃鐸三十二也奏座三十三也麾幡三十四也此外又有景鍾者天子親祀上帝則用之非祭祀官所當用

乾道不置教坊

孝宗性恭儉即位之初以欽宗梓宮未還不肯用樂及

乾道元年會慶節北使初來當大宴始下臨安府募市人為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內司先兩旬教習舊例用樂人三百人百戲軍百人百禽鳴二人小兒隊七十一人女童隊百三十七人築毬軍三十二人起立毬門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以上並臨安府差相撲等子二十一人御前忠佐司差上命罷小兒及女童隊餘用之九月二十七日旨也

建炎雜記乙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雜記乙集卷十五至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袁鏊

建炎雜記乙集卷五

宋 李心傳 撰

御制作

寶璽

國朝南渡之後御府所藏玉寶凡十有一金寶三玉寶一曰鎮國神寶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寶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此二寶封禪用之三曰天子之寶答外夷書用之四曰天子信寶舉大兵則用之

五曰天子行寶封冊用之六曰皇帝之寶答鄰國書用之七曰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寶降御劄用之此所謂八寶也皆高宗作九曰大宋受命之寶太祖作十曰定命寶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徽宗作十一曰大宋受命中興之寶高宗作金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印香合詞表二曰天下合同之寶即中書門下省文字三曰詔書之寶印詔書自秦以前上下通稱璽春秋傳季武子取卞璽書追而與之戰國策欲璽者段干子是也秦有天下始制天子皇帝六璽自是惟諸侯王得稱之唐武后長壽二年改

璽為寶以璽音近死故易之天寶十載又合受命傳國為八寶八寶之稱自此始矣唐末喪亂八寶或亡或失周廣順中始造二寶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皇帝神寶太祖革命傳其二寶至太宗别製承受天命之寶寶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盤龍紐檢高七寸廣二寸四分自是遂為定制鎮國神寶者仁宗皇祐五年七月所作也篆如其名宰相龐籍書受命寶者哲宗元符元年五月所受也其文相傳是為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衛宏曰秦以前金玉銀為方寸璽秦

以來天子獨用玉按玉璽者以此璽為趙氏之璧刻者璧本卞和所獻之璞藺相如詭奪者余嘗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餘但不得復刻為璽此說謬矣至漢謂之傳國璽自是迄于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丁嬰所封元后所投王憲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謂孫堅得之洛陽甄宮井中後為袁術所奪徐璆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然魏氏何不寶用而又自刻璽乎厥後歷世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魏氏有國刻傳國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讀自右魏璽讀自左耳晉有天下自刻其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志輿服志乃以為漢所傳秦璽實誤矣此璽更劉聰石勒逮石氏死其臣蔣幹求援于謝尚乃以璽送江南王彪之辨之亦不云秦也太元之末得

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晉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求救於郗恢并獻玉璽一紐方潤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璽自是歷宋齊梁皆寶之侯景既死北齊辛術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歷周隋誤指為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是謂之神璽焉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之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而上之大四寸文與秦璽同然隱起而不深刻隋滅陳得此指為真璽遂以宇文周所傳神璽為非是識者謂古璽深刻以印泥後入隱起以印紙則此深刻若非秦璽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開運之亂沒於耶律汝貞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歸朱全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董貴以璽上之

指石敬塘也

云先帝所刻蓋

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之亡則已久矣紹聖三年冬咸陽民叚義者斵地得璽以獻學士承旨蔡京言于朝曰此秦寶也遂以五月朔大朝會受之受寶之禮昉乎此矣徽宗崇寧五月有獻玉印者只有方寸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大觀元年既得美玉良工遂黜皇祐鎮國元符受命二寶不用命工更刻而以九字為神寶之文合天子皇帝六寶為八寶以二年正月元日受之政和七年復得美玉乃將九寸以作

定命寶命蔡京鐫十六字為文謂之九寶以八年正月元日受之又有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至道三年真宗嗣位時所制也後從葬定陵乾興元年仁宗即位更制之參知政事王曾書天聖元年為火所燔又制焉參知政事陳堯佐書後從葬昭陵學士范鎮禮官王言言宜為天子傳器不當改作而弗聽也嘉祐八年六月英宗又制焉參知政事歐陽修書神宗哲宗皆循此制哲宗寶門下侍郎章亨書靖康之難金人取玉寶十四蓋八寶之外餘寶凡六而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居其

二馬其一則徽宗元符三年所制也其一則欽宗靖康元年所制也高宗渡江庶事草創逮紹興十六年再郊始備八寶不復作矣大宋受命之寶者建隆開基所創也史冊不載圍城中副留守邵溥取而藏之張邦昌遣使奉迎大元帥于山東因以為獻定命寶者宣和内禪藏龍德宮金人不知之故弗取受命中興寶者高宗紹興元年所作也玉甚美視定命寶猶大半分金寶三皆建炎三年秋所作

總論應天至統天十四歷 黄帝至周世宗三十六歷沿革附

自黄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堯歷象日月星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至於夏商周之世咸正歷紀迄三代之末歷凡七變漢興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帝歷於六歷踈濶中最為微近而晦朔弦望滿虧多非是孝武元豐間乃命唐都洛下閎之徒造八十一歷名曰太初其法以律起晦朔弦望皆密至孝成時劉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以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為

一會三會為一統三統為一元逮後漢時歷復踈濶乃會日官造四分歷以九道法候弦望始無差忒至孝靈時劉洪考古今歷法乃悟四分于天踈濶皆斗分太多之故遂又作乾象歷方之前法轉為精密蓋漢四百年間歷凡四變自魏晉迄隋又十五變唐高祖革命始命傅仁均為戊寅元歷太宗又命李淳風為麟德甲子歷玄宗以推日食不效又命一行為開元大衍歷肅宗改至德歷代宗改寶應五紀歷德宗改建中正元歷憲宗

改元和觀象歷穆宗改長慶宣明歷昭宗改景德崇元歷蓋唐三百年歷凡八變自漢以降雖沿革不同然其法大抵皆不算積分上求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之上元以為歷始識者謂太初歷法號為最密攷今之氣朔則已差數日矣其間有所長者如劉洪首著日行遲月行疾陰陽交錯于黃道表裏晉虞喜始悟日行一歲之中有不匝周天之數自歲差積久漸退失度姜岌步月食之衝日行之度遂正

躔次紀宋何承天攷正日晷知南至之端又用强弱率以配日法以求朔策之餘分乃合簡易之要北齊張子正以圜儀揆天測知五星有入氣盈縮之差傅仁均以合朔定月之大小不過連三則日月之食常在朔望李淳風謂前歷分度數參差不齊立演撰法使一術以齊之立九服晷漏之術隨所在而永合焉徐昇創氣刻二差定日之分稍驗各成一家法後代述之者互有損益漸加精密自五代之調元次及欽天而歷法始與調元

作于馬重績施于晉代其法則不復推古上元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寳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氣首盖倣曹士蔿小歴之舊失之矣欽天作于王樸施于周世宗時而樸昧乎前人簡易之要求之不合遂於朔分之下横立小分而謂之秒說者謂前代諸歴朔餘未有秒者若朔餘可以用秒則可隨意而加減何待求日法以齊朔分也是時民間又有所謂萬分歴者明歴之士往往鄙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始命王處訥造

應天歴處訥乃用一萬二分為日法蓋用萬八增二得强率二百有一得弱率九百二十六乘强率以九萬弱率併二者得五千三百七為朔策之餘分則强弱適中合簡易之要自然無秒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初以應天歴置閏有差歴官吴昭素造歴賜名乾元朔餘太强施用未久朔望復差貞宗皇帝命史序造歴賜名儀天仁宗皇帝天聖二年命宋行古造歴賜名崇天及推嘉祐八年十月望月食歴乃後天二刻遂命周琮更造新歴琮測景

驗氣始知前歷氣常後天半日改而改之英宗皇帝朝
歷成賜名朝天琮于朔望餘分特晚數刻欲合嘉祐八
年十月望月食及推熙寧元年正旦日食歷乃後天數
刻復與崇天合遂再用崇天頒朔神宗皇帝命衛樸造
歷賜命奉天沈括存中時提舉司天監以謂樸能正崇
天之失而不知周琮正之在前矣哲宗皇帝元祐五年
十一月癸未冬至驗景長之日乃在壬午遂改造新歷
賜名觀天徽宗皇帝朝有司以觀天推熙寧二年十一

月朔為丙子頒歷之後始悟其朔當進而失遂造占天
歷十一月朔丁丑而再頒歷焉既而歷官言占天成於私
家不經考驗不可施用乃命姚舜輔等復造新歷視崇天
減六十七刻半始與天道相合歷成賜名紀元自大觀
元年頒用以紀元推紹興五年正旦日食九分半虧在
辰正時常州布衣陳得一獨建言定八分半虧在巳初
是日果如得一所定高宗皇帝乃命得一造歷秘書少
監朱震子發監視歷成賜名統元自紹興六年頒用凡

十五年而後有司守之不專暗用紀元之法推步而用統元之名頒歴乾道二年夏日官以紀元推丁亥十一月朔為甲子欲為刋刻間有武節郎裴伯壽着詣禮部及都省具陳統元歴法推是朔當進作乙丑於是依統元歴法改而正之㑹進士劉孝榮言見行歴交食先天六刻火星差天二度乞造新歴孝榮自謂已有歴不半年而可脩進伯壽獨以謂凡造歴必先立表測景驗氣然後作歴庶可精密不在于速成而判太史局吳澤不

達造歷立表之法妄言銅表難成木表易壞蓋欲黨附孝榮僥倖求造歷以覬一時之爵賞固執以難成而沮抑之也其年九月乙卯遂命禮部侍郎周執表卿提領改造新歷表卿亦謂立表驗氣之説經涉歲月由是不行孝榮乃倣萬分歷分作三萬分以為日法命之曰御覽七曜細行歷上之事且預定丁亥歲四月朔日食一分如不驗甘伏朝典太史局亦謂當食二分伯壽皆以為不然既而定之其日晴明而日不食孝榮又定是歲八

月望月食六分半俟之止及五分又定戊子歲二月望月食九分以上出地其光復滿係大內二更五點而伯壽以為是月之食當既生光在戌初二刻復滿在戌正三刻係大內二更二點後伯壽所言皆驗孝榮始論見行歷交食先天六刻及考驗孝榮所定月食光滿乃後天四刻單行可為侍御史固請取二歷所定日月五星躔度其説異同者俟其可驗之時以渾象測之察何歷為近而取其屢中考以定新歷十一月壬辰詔國子司業權禮

部侍郎程大昌泰之監察張御史敦寔往太史局監視考驗而紀元及孝榮二歷各有差者行可乂乞自同泰之考驗四年三月庚申許之既而二人言以統元紀元及新歴對測星度四事新歴全密者三稍密者一舊歴皆疎李仁父時為禮部郎官繼復與行可往測驗七事而新歴稍密者五疎者二其四月癸丑先令太使局將舊歴參照使行五月庚辰遂詔施用新歴仍以乾道為名時孝榮已為保章正同知算造矣而仁父復論歴久

必差自當改作但近被旨監視適逢新歷太陰熒惑兩事之差恐將來成書差者必多乞益募能者熟復討論補治新歷六月己丑詔諸路搜訪精通歷法之人具名申省未幾有福州阮興祖者言新歷七卷篇中差謬唐志開元十二年測景于天下其安南測夏至午中晷在表南三寸三分劉孝榮新歷算在表北七寸其鐵測冬至午中晷長一丈九尺二寸六分劉孝榮新歷算晷長一丈四尺九寸九分具差謬類如此同判太史局荆大聲不以白部擅補興祖為局生新歷之成也大聲與孝榮共為之至是乃言其法多差遂命大聲別演一法

與孝榮比較五年春正月比較二法各有疎繆厯算官蓋堯臣等乃自又演一法上之四月己丑遂命孝榮大聲伯壽各具五月以後至歲終月星躔度申御史臺令見測驗官占考六年九月戊戌有成都府進士賈俊若上厯法九議詔給五人衙官券館于臨安府九年五月甲寅日官言來年十二月紀元乾道厯係小盡則正月朔在癸未崇天統元厯係大盡則正月朔在甲申是謂疑朔詔厯官看詳指定而荆大聲者謂乾道厯定今年

五月日食在午初二刻今測驗得在午時五刻半以此推之則己未年正月之朔已過甲申日四百五十分合作大盡從之淳熙三年三月己丑判局李繼宗等又撰新歷七卷進呈上謂輔臣曰自古以來歷未有不差若況今世此法不専士大夫無習之者求之草澤又難得其人新歷比舊所謂彼善於此不須别命名可以淳熙歷為名五年歷官推九月庚寅晦既頒歷矣而北來賀生辰者乃以為己丑晦實小盡也于是會慶節差一日

樞密院檢詳文字丘密宗卿接伴調獲久之金人乃肯用正節日上壽荆大聲乃妄改甲午年十二月為大盡故後天一日矣十二年九月成忠郎楊忠輔言淳熙歷因陋就簡茍且附會天道不合自戊戌以來朔差者八年矣今歲九月望日食當在晝而淳熙歷法當在夜以此辨之是非可決無同臨安地形準之月起虧時日光已盛必不見食而日官言所推在卯初三刻係大内攢點幾刻後乃命禮部侍郎顔師魯視驗會雲色遮蔽而

止十三年三月丁酉右諫議大夫蔣繼周世修奏民間有知星歷者乞特加試用仍選差領提官以董其事如祖宗之制上曰朝士知星歷者必少不必差官專領乃詔諸路有通曉天文歷算之人令所在州縣報明以聞八月丁丑布衣皇甫繼明等言今歲九月望以淳熙推之當在九月十七日實歷獘也太史乃注望于十六日之下徇私遷就以掩其過乞以今年八月望日太陰虧食及晦日月見東方二事定驗踈密詔師魯世修同視既而歷

官劉孝榮所定月食差一點繼明等差二點楊忠輔差三點乃罷遣之十四年四月癸酉國學生會稽石萬又請考正歷法之差且言去歲測驗太陰虧食之時蓋大內更點乍疾乍徐隨景走算以肆欺蔽因上所著五星再聚歷乞與日官比較詔後省看詳開奏繼明等言淳熙歷立法乖踈必假還就五星再聚歷乃用一萬三千五百為日法蓋竊取唐末崇元舊歷而婉其名耳皆未可用乞改大歷詔後省同禮部秘書省看詳六月辛未

朔給事中王信誠之奏乞令劉孝榮皇甫繼明石萬各造來年一歲之歷詳加測驗取其無差者十二月丙子繼明萬新歷成與淳熙歷差二朔萬等乞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為驗占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乃命禮部侍郎尤袤延之秘書丞宋伯嘉之瑞監視十五年六月二十日丁卯尤袤以疾改命吏部侍郎章森徳茂同往是夜月光明盛十月二十九日壬辰晦延之往視晨見東方十一月七日庚午進呈周丞相言萬等以

為月體尚存一分則不應小盡上曰十一月朔在辰時所以二十九日早尚存月體耳十六年十一月壬午承節郎趙渙復言新歷今歲冬至後天一辰詔禮部侍郎李巘之著作郎鄧千里秘書丞黄艾伯耆校書郎王叔簡恭父同驗視紹熙元年八月庚戌遂命同判局劉孝榮改造新歷孝榮已與吳澤荆大聲同造三年正月甲寅歷成詔以會元為名十二月甲午朔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酉會元歷乃在二

十日癸未係差一日蓋陳得一劉孝榮所造四歷皆未嘗測影止是寫擬分數所以後天乞將修內司所掌銅表圭面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時雖朝廷多事未暇治歷而忠輔渙則已為日官矣慶元四年九月太史言月食于晝而草澤言食於夜驗視如草澤言有旨改作仍命秘書省正字馮履叔常參定五年五月壬辰朔歷成賜名統天至今用之蓋自建隆慶元二伯五十年之間歷四十變上距黃帝之歷凡五十變矣而知歷者謂統

天新歴尤復踈繆昔洛下閎太初歴成自言八百年當差一度其後未及八十年固已差一度矣李淳風亦曰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又曰自太初下至麟徳差四日自太初上及僖公差三日一行亦曰劉洪歴四十五年差一度梁武帝歴八百十六年差一度以前人歴術之精猶不免此況賤工之草創者乎大抵唐以後律歴之法不傳士大夫無所從受而星歴人類多鄙淺是以不足以推明其學也近世蔡元定李通號為知數而亦未

嘗見於用余嘗考易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歴明時革者變治而明之則非但因其已成而無所事乎損益也故記其本末如此以待能者攷焉

炎興以來勑局廢置

律令者自魏李悝漢蕭何以來有之歴代相傳皆以律書為本至周世宗始謂之刑統國初因之其删修但屬大理寺逮天聖編勑始有詳定編勑所别命官領之淳熈以後詔修一司勑令則又以編修諸司勑式所為名

隆祐改熙豐之法則又以重修勑令所為名自後迄政和不改政和元年冬始頒海行勑十二月十一日靖康元年又更修焉其秋議者乃乞用元豐嘉祐之間以俟新書之成九月十日丙子其冬又詔録用嘉祐如斷刑依元豐十月十四日丁未建炎元年夏因滁州推官趙伯總有言復詔政和海行法非御筆修立者許引用四月二十四日丁亥三年夏復辟赦書修復仁宗故事遵用嘉祐修法四月八日乙卯刑部侍郎商守拙因乞以嘉祐政和二勑相照賞典並從重條約

並從寛許之四年夏詔勑令所將嘉祐政和條制對修成書大理卿兼同詳定一司勑令主依乃乞名人言編勑利害仍以詳定重修勑令所為名令寺官局官同共條對六月初七日丁丑後三日始命宰臣范宗尹提舉重修勑令叅知政事張守同提舉其秋言者乞令省部百司吏人將所省記條攢類成冊聞奏八月辛未朔至紹興元年秋守等始以紹興重修勑令格式及申明看詳等總七百六卷上之八月四日戊戌自是迄於三十年之秋勑局所修之

書又一千八百六十三卷紹興三年九月朱勝非等上吏部勅令格式等一百八十四冊　六年九月張浚等上祿秩新書等二百四卷　八年六月趙鼎等上諸班直諸軍轉員勅格式十三卷又上親從親事官轉員勅令格七卷　十月秦檜等上祿秩勅令格三十二卷又上三省令格二卷樞密院令格二卷六曹寺監通用令一卷太常宗正大理寺通用令一卷右治獄令一卷以上目録申明共十二卷　十年十月上在京通用勅令格式六十七卷　十二年十二月上六曹通用勅令格式十卷又上寺監通用勅令格式十卷庫務通用勅令格式八卷六曹寺通用勅令格式十卷六曹監庫務通用勅令二卷又申明四卷十三年十月上國子監勅令格式十四卷又上太學勅令格式十四卷武學律學勅令格式各十卷小學勅令格式二卷監學申明等八卷　十七年十一月上常平免役勅令格式申明等共五十四卷　十九年六月上

吏部續降拜別編共四百三十五卷 二十一年七月上監法勑令格式續降等共一百五十五卷又上茶法一百四卷寺監庫務通用勑令二卷 二十三年十一月上太宗正司勑令格式申明等八十七卷 二十五年九月上紹興寛邮詔令二百卷 二十六年十二月万俟卨等上貢舉勑令格式千頁共四十五卷又上臺正省曹寺監内外諸司等法四卷 三十年八月陳康伯等上參附吏部勑令格式申明等共七十二卷又上刑名疑難斷例二十一卷 通海行法為二千六百二十卷有奇論者以為官吏猥多賞費亦濫三十一年遂罷之檢尋月日未獲三十二年夏月旨裒集上皇聖政吏部侍郎徐度乞復置勑令所從之六月二十九日甲午乾道四年冬秘書少監兼權刑

部侍郎汪大猷言建炎後續旨凡二萬條前後殊不合請刪修為書俾吏不得肆詔可之十一月八日乙酉乃以重修勅令所為名六年冬又以詳定一司勅令所以名二十月十九日乙未置提舉官二以屬宰相同提舉一以屬執政詳定一從官為之刪定官五視曩時官減三之一吏胥徒減三之二自乾道以後新修之書又為三千一百二十五卷乾道二年六月刑部侍郎方滋上特旨斷例七十卷六年八月虞允文等上乾道勅令格式等二百四十六卷　九年二月梁克家等上三省樞密院勅令格式等項共一百四十卷看詳議義五百卷　淳熙二年十

二月龔茂良等上吏部七司法三百卷　三年三月上吏部條法四十卷　四年五月上淳熙新編特旨斷例四百二十件　十一月十一日李彥穎上淳熙重修勅令格式等項二百四十六卷　六年七月趙雄等上一州一路酬賞法四項共二百二十三卷看詳六百三十八卷　七年五月上淳熙條法事類四百二十二卷　十一年五月本所上隆興以來寬恤詔令三百卷而一路別法已修若一千二百餘件外不預焉故例刪定官多以選人為之往往未嘗通練古今明習法律經歷州縣一切受成吏手書成抵牾言論較駁輒往更定間有至局旬月未嘗筆削一字適遇進書亦得改官者遂為宰執周旋親故之地失

當時建局命官之意矣淳熙十五年夏林黄中以兵部侍郎兼詳定官四月二十九日乙未未踰月即為上言古今之方書有盡而生民之疾證無窮必欲某里某人某方某證為立凖式此其用之則齟齬而不合矣紹興所修一司勅令多歷年所不曾頒降今之所修既已斷絶亦無頒降之期縱使頒降而不免牴牾重别申明則不若無書之為愈也望將已修浙江福建湖南北路條法千二百卷免行供進六部各據所隷條件抄録從本所用印以

憑照用其京西兩淮未了條法仍令日下刪修結局捐不急之官省無用之費不為無補上從之罷勅令所限一月結局（六月三日戊辰）紹熙二年夏工部侍郎潘景珪言法令一書久不刪潤乃復置詳定勅令局差詳定官一員刪修官三員（四月十三日庚寅差官五月六日癸丑治立局名）然未有所進也慶元二年春復置提舉同提舉仍以編修勅令所為名（二月六日庚辰）遂移牒六曹大理寺及三衙江浙近便州郡監司抄錄乾道五年正月至慶元二年十二月終續降指揮

得數萬事參酌淳熙舊法五千八百條刪修為四百七十卷送刑部詳審訖供納提舉官下三省合屬房分及檢正都司審覆為書總七百二冊勑令格式及目錄各一百二十二卷隨勑申明十二卷看詳四百三十卷五冊 四年九月丙申進呈自是已修之書次第修進如撮要總類之屬殆不一名而編帙浸繁矣

文鑑

文鑑者吕伯恭被旨所編也先是臨安書坊有所謂聖宋文海者近歲江鈿所編孝宗得之命本府校正刻版

時淳熙四年十一月也其七日壬寅周益公以學士輪當內直名對清華閣因奏陛下命臨安府開文海有諸上曰然益公曰此編去取差謬殊無理論今降旨刊刻事體則重難傳後莫若委館閣官銓擇本朝文章成一代之書上大以為然曰卿可理會益公奏乞委官職上遂令伯恭校證本府開刻其日甲辰也始趙丞相以西府奏事上問伯恭文采及為人何如趙公力薦之故有是命伯恭言文海元係書坊一時刻行名賢高文大冊尚

多遺落乞一就増損仍斷自中興以銓次庶㡬可以行遠十五日庚戌許之後數日又命知臨安府趙𥝅老并本府教官二員同伯恭校正二十日乙卯𥝅老言臣府事繁委若往來秘書同共校正慮有妨礙本職兼筞府書籍亦難令教官攜出乞傳令祖謙校正從之於是伯恭取秘府及士大夫所藏本朝諸家文集旁采傳記他書悉行編類凡六十一門為百五十卷既而伯恭再遷著作郎兼禮部郎官五年十二月十四夜得中風病六

年春正月引疾求去十一日庚午有詔予郡伯恭固辭後十三日癸未上對輔臣因令王季海樞使問伯恭所編文海次第伯恭乃以書進二月四日壬辰上又諭輔臣曰祖謙編類文海採摭精詳可與除直秘閣又遣中使李裕文宣諭賜銀帛三百匹兩時方嚴非有功不除職令舍人陳叔進將繳之先以白丞相趙公公諭令毋繳叔進不從七日乙未輔臣奏事上諭曰祖謙平日好名則有之今此編次文海採取精詳且如奏議之精有

益於治道於是批旨曰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
文海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叔進草制
制曰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爾編類文海用意甚深採取
精詳有益治道寓直中秘酬寵良多爾當知恩之有自
乃行之不誣用竭報焉人斯無議時益公為禮部尚書
兼學士其月十八日丙午得旨撰文海序四月三日辛
卯進呈乞賜名上問何以為名益公乞名皇朝文鑑上
曰善時序既成將刻板會有近臣密啟云所載臣寮奏

議有詆及祖宗政事者不可示後世乃命直院崔大雅更定增損去留凡數十篇然迄不果刻也張南軒時在江陵移書晦翁曰伯恭好弊精神于閑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于治道何補於後學徒使精力困於翻閲亦可憐耳臣承當編此等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也今孝宗實錄書此事頗詳未知何人當筆其詞云初祖謙得旨校正蓋上意令校讎差悞而已祖謙乃奏以為去取未當欲乞一就增損三省取旨許之甫數日

上仍命礌老與臨安教官二員同校正則上意猶如初也時祖謙已誦言皆當大去取其實欲自為一書非復如上命議者不以為可礌老及教官畏之不敢與共事故辭不肯預而祖謙方自謂得計及書成前輩名人之文蒐羅殆盡有通經而不能文詞亦以表奏廁其間以自矜黨同伐異之功薦紳公論皆疾之及推恩除直秘閣中書舍人陳騤繳還比再下騤雖奉命然頗詆薄之祖謙不敢辨也故祖謙之書上不復降出云史臣所謂

通經不能文詞蓋指伊川也時侂胄方以道學為禁故詆伯恭如此而牽聯及於伊川云然余謂伯恭既為詞臣醜詆自當力遜職名今受之非矣黃直卿亦以余言為然

建炎雜記乙集卷五

建炎雜記乙集卷六

宋 李心傳 撰

朝事一

臺諫給舍論龍曾事始末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左武大夫龍大淵為樞密院副都承旨武翼郎曾覿帶御器械兼幹辦皇城司二人上為建王時内知客也其年十月劉汝一度除右諫議大夫汝

一入對首論侍小人不可無節因奏潛邸舊寮宣召當
有時蓋爲二人出也後數月汝一遂上奏劾大淵輕儇
浮淺憑恃恩寵入則侍帷幄之謀出則陪廟堂之議摇
唇鼓舌變亂是非凡皇闈燕昵之私宫嬪嬉笑之語宣
言於外以自夸嫮至引北人孫照出入清禁爲擊毬雜
彝之戲上累聖德伏望斥退時三月六日丁酉也是日凡兩奏
七日戊戌汝一進故事因論京房指謂石顯元帝亦自
知而不能用蓋不能以公議勝私欲耳反復數百言尤

為切至九日庚子詔大淵除知閤門事覿權知閤門事
並塡見闕下供職蓋汝一第一劄子中有云毋使褻御
干預樞筦故解大淵副都承旨也汝一言臣欲抑之而
陛下揚之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臣欲使之畏戢而陛
下示之以無所忌憚是臣所言皆為欺罔何施顏面尚
為諫官乞賜貶黜奏入不報張真父震時為中書舍人
繳其命至再十一日壬寅真父除敷文閣待制知紹興
府真父力辭具言若同惜爵禄之為榮而喪其名節之

實在於公議誠所不容望改除一在外宫觀不許胡周伯沂時為殿中侍御史亦論二人市權招士望屏遠之以防其微奏入不出十三日甲辰給舍金彦行金安節周予充周必大再封還錄黄彦行時為給事中予充時為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大略言二人功過能否臣等初不詳知但見縉紳士民指目者多今論其職事或捨劇而就閒論班次則皆遷矣陛下即位以來凡臺諫所彈奏雖兩府如葉義問大將如成閔欲罷則罷欲貶則貶一付公議獨於二人乃

為之遷就諱避殆非舍己從人之義也況二人若攀附惟舊過此以往事君之日甚長儻其謹畏有加何患身不富貴十四日乙巳上命二相陳魯公史魏公名給舍至都堂宣示御札大畧謂安節等為人扇動議論羣起又謂在太上時小事不敢如此於是彦行子充皆退而待罪是日真父再奏引司馬公言以不行不拜樞密副使故事辭職就祠又不許十五日丙午詔金安節周必大所請不允無罪可待而丞相又遣宰掾以上意諭子

充若將調停若子充貽書言為之計莫若使二人者出奉外祠以息公論然後必大自以私計為請求一宫觀仰以釋聖上朋黨之疑下以息二人報復之怨此上策也若不決去此輩必謂士大夫可以威脅而人主信之愈堅任之愈篤禍發蕭牆毒流華夏矣惟相公念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而審處焉十六日丁未降出二人繳章有旨給舍未知功過臺諫止是防微罷劇就閒已允公議尚玆回繳可特依奉内龍大淵已辭樞密

副承旨職事目今在假候假滿日別與差遣曾覿仍舊帶御器械十八日丁未張忠定自新除參知政事罷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侍讀以病自請也晁子西曰張子公入對欲與曾龍決去就上問所從聞子公云聞之陸游上云游反復小人已得罪行遣矣子公謝云臣妄言不實有罪而忠定家傳無此疑作傳時覿尚為使想其家未敢書也是日彥行子充再上奏乞竄責以明邦憲不允子充入謝上曰朕察卿舉職但朕欲破朋黨紀綱耳二十一日庚戌汝一改權工部侍郎以所言過實也附傳云爾真父又欲辭職名且遺史丞

相書云臺諫有言而不行給舍受責而請罪震乃安受
美職竊取要藩况越之為郡近在肘腋它時為所陰中
重累聖知曷若保全使得善去二十五日甲寅上批張
震除職已有成命累上辭免特從所請可與外祠從其本
意汝一亦辭新命二十六日乙卯除知建寧府是日詔
大淵覿依舊知閤門事二相召子充諭上意且云後省
想亦無他子充曰前已反汚今復申命豈敢但已格除
目不下右相以聞越三日不獲命二十八日戊午子充乃以

母葬信州久欲遷奉乞宫觀差遣詔依所乞主管台州崇道觀而二人之命亦寢俄王文忠除侍御史周伯乃求去五月十六日丙午罷為直顯謨閣奉祠八月五日癸亥安行除兵部侍郎解給事中二十五日癸未大淵自左武大夫宜州觀察使幹辦皇城司除知閤門事覿自武義大夫文州刺史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除權知閤門事依舊兼幹辦皇城司書行者中書錢舍人周材權給事中工部陳侍郎之淵也二

年三月十四日已亥内批劉度罷建寧府給舍黄通老中馬德駿騏言度與郡且一歲矣今被旨放罷人莫測其故必謂其以諫得罪又謂陛下不忘人之過如此望賜審處上批劉度黨附敢為欺罔尚除大藩本出意未為允當可依已降放罷指揮二十三戊申詔通老德駿同班進對上問卿等已書行罷度文書否通老曰蒙陛下批已書行矣上曰甚善前曰卿等未知故未書行然卿等在後省切不可觀望臺諫二人皆言臣

等各有本職不敢覲望通老奏度罷命雖已書行然臺諫之言有未契聖心者若無它意更乞陛下包容以來善言德駿奏諫官又與臺官不同諫官拾遺補闕去就無名仰累聖德如今日罷度在聖意固自有所謂然度當言事不一恐外人未必盡察望陛下與宫祠以絶事論之疑上曰既已罷矣豈可復與宫祠後十三日通老為尹正言而所論罷禮部侍郎給事中四月六日庚申又十三日德駿亦罷起居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為直敷文閣

知遂寧府四月十九日癸酉 方大淵初用事時宰輔臺諫合一辭以為當去故上意有朋黨之疑不三年上察其姦欺諸人相繼召用而大淵卒以斥死可謂明也已矣故常論人臣事主患不能盡言苟能言之雖拂逆於當時必信用於異日雖無聞於近効必有味於方來此類是也故詳志其始末以見隆興主聖臣直之盛後有君子可以監觀焉

孝宗黜曾龍本末光宗黜姜特立附

乾道三年春知閤門事龍大淵曾覿並補外以參知政事陳俊卿奏其罪也二人始以潛邸恩進隆興初給舍周子充張真父臺諫劉汝一龔實之皆以論列兩人去位張子公外召為執政銳欲去之覺其不可揺乃力辭老病不拜周元特為侍御史論列至十五章亦不效陸務觀文士也為密院官屬坐漏二人密語被逐林謙之劉復之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皆補縣自是無敢言者及陳應求除執政一日起居舍人洪景盧來見曰聞鄭

聞當除右史邁當遷西掖信乎應求曰不知之也公何自得之景盧以二人告明日應求至漏舍語葉魏二相及同列蔣子禮曰外議久指此兩人漏泄省中語而未得其實收故前此言者雖多而不能入今幸得此不可不以聞諸公皆以為然入奏事畢應求獨進且以景盧語質於上前曰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其密伺聖意而播之於外以竊美陛下威福之權也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為

卿逐之應求歸未及門已有旨出二人於外矣中外快之益上之英哲無私如此漢唐所未見也二月四日癸酉昭慶軍承宣使龍大淵為江東副使總管建康府駐劄和州防禦使曾覿為淮西副都總管和州駐劄明日大淵改浙東路駐明州覿改福建路駐福州初七日奉旨並令內殿朝辭景盧俄亦自右史除正字而鄭仲一由樞掾進都司遂侍講席以至侍從似亦有宿議也明年夏大淵死六月十二日致仕覿時為福建副總管上憐覿欲還之劉共副同知樞密院事奏曰此曹奴隸耳憐之則厚賜之可也今引以自近而賓友接之至

使得以與聞政事進退人臣則臣懼非所以增光聖德整飭朝綱也上納其言為止不名既而覿官滿當代應求度其必將復入預請以浙東總管上曰覿意似不欲為此官應求曰外藉藉以謂覿必復來願陛下且捐私恩以伸公議察官李平子劉少度聞其事共勸副端徐彥才論之疏入不報舍人王養源在省中揚言云詞頭下必繳時養源已引病求去乃除次對奉祠乾道五年七月己酉覿之代歸也道遇衢州守臣劉賔之遣人諭以入城決

不相見靚乃取道城外太學録魏元履聞靚且來亟上封事以諫又見應求切責之應求亦不能堪乃因其告歸罷為台州州學教授待六年闕靚時至龍山已久伺候元履之去然後入國門馬有某者坐秦黨失右史已久自福唐隨靚至行在遂以為起居郎晁子西日記云耳子西時為兵部郎官除左史在七月丁卯於是虞并父自蜀還朝為樞密使上眷之厚并甫乃與應求面奏靚不可留上曰然留必累朕後旬日竟除靚浙東副總管明州駐劄七月丁丑指揮又月

餘上復以墨詔進覿一官為觀察使舍人胡長文繳還詞頭以為不因事除拜必有人言應求亦持不可上未聽應求曰不爾亦須有名乃遣介汪仲嘉賀金正旦邸報十月十六日五年曾覿朝見比還進一官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庚戌而竟中浙東之命又戒閤門吏趣覿朝辭邸報六年四月十三日曾覿朝辭覿怏怏而去明年夏應求罷知福州其十月覿以京祠名舍人趙温叔留黃見并父謀其可否并父曰此舍人職也温叔卒行之實錄年六月甲寅曾覿進對明年春立皇太子覿又以伴

讀之勞特遷承宣使權舍人黃仲秉引故事繳黃乞移
鎮會溫叔使北還行在溫叔見上自訴曰臣不行詞則
獲譴行詞則得罪清議上諭以衆皆轉行而覿獨否為
有頗焉溫叔承命而退張南軒時為左司員外郎兼侍
講在殿庭語同列曰溫叔若入文字爭辨庶幾可回若只
面奏決無可回之理既而果如所料右司韓彥古又以
言間之於是溫叔與南軒始有隙又明年夏覿介姚令
則賀金主尊號而歸遂除節度使以至保傅矣其除少

保也周子充當直議者疑其不草制及制出首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大夫頗惜之也及紹興初姜諶得幸留仲至為右揆遣亞參尚闕特立忽見仲至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而葉張二尚書中擇一人執政二人孰先明日仲至奏之上大怒逐特立外祠而葉尋為劉德修所劾除職補外二人絶相類故併記之

建炎雜記乙集卷六

建炎雜記乙集卷七

宋 李心傳 撰

朝事二

淳熙改元本用純字

乾道癸巳歳冬至日上祀南郊肆赦改明年元為純熙既宣制矣後六日甲辰中書門下省言若合淳化雍熙言之當用淳熙字庶幾仰體主上取法祖宗之意從之

是時先人在虞雍公宣威幕府勅制初下衆未有言先人語雍公曰以周頌考之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此武王克商事也豈今日所當用宜密以奏雍公從之奏未達聞而朝廷已更之矣

壽皇命從官議擇監司郡守

淳熙初孝宗嘗賜侍從官手詔曰凡監司郡守欲盡加精選但恐才能應選者少而資格合人者多如此則又有淹滯之嘆二者當如何卿等可議定來上趙溫叔為

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與同列上議請擇第二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其作郡其初任通判以上許其作監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職司庶幾資格稍寛人法並用其或資任雖高才能無取者自依近制或畀録或處以祭議通判自無淹滯之嘆侍從臺諌兩省皆天子之職擢以自助若若令於知縣資序以上歲薦堪充郡守者若干人於通判資序以上序薦堪充監司者若干人仍用漢朝雜舉之制明言有何政績有何才術或共為

一奏或各為之三省詳加察焉有闕則以次除授否則
置之縱未盡善焉葢亦十得六七矣或有請託容私仍
望檢照前後薦舉條令嚴為之法詔令侍從臺諫兩省
官叅照資序差格不以内外雜舉監司郡守各五人保
舉官及五員以上列銜共奏明言所舉人有何政績才
術堪任何等監司帥府大小州郡差遣聽上下半年奏
舉中書省置籍三省更加考察旨初進呈上曰薦舉本
欲得人又恐干求請托即長奔競之風覬覦之等奏天

下事未有無弊雖三代良法久亦不免於弊今陛下既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何由知之上曰若令雜舉則須衆論僉允庶幾近公況又經中書考察而後除授亦足以見朕於人材博采遴選如此非茍然也遂降是命三年四月戊寅降旨然自溫叔為侍從以至兼政前後六年亦卒不能行其言云

史文會以直諫去

隆興初龍大淵除樞密都承旨劉汝一為諫長累疏論

其漏禁中語上不樂汝一以此罷諫議大夫又罷工部
侍郎又罷建寧府又罷祠而史丞相適以與張魏公和
戰之議不同力請免相然當時之論以為避大淵權勢
而去也故王元龜既為諫長為上言史浩以龍大淵避
權引去大淵之勢遂昂蓋史公為相纔百餘日耳汝一
之罷建寧也實自內批出給舍黄通老馬德駿封還錄
黄上大怒再批劉度黨附欺罔可依已降放罷指揮施
行時二年春矣後二十餘日通老亦坐繳駁修吉等賜

田指揮放罷自是史公不名者凡十三年及淳熙再相適樞密承旨王抃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城中騷動號呼滿道被掠者多斬指以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因奪民財史公聞知即飛奏釋所捕而執軍民之譁𠭥者送詔獄上聞有旨日下詔除奉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王友直為武寧軍承宣使而命抃暫權殿前司公事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乙卯也獄既上有旨皆從軍法施行時十一

月七日丙寅矣史公見上曰比未得其平當原其情而別其輕重上曰如之何則可史公曰諸軍掠人奪貨以至於鬬則始釁者軍人也固當以軍法從事若市人陸慶童特與之抗鬬耳可同罰乎且民有常刑悉可一律行軍法哉必不得已流之可也上大怒不可史公曰陛下惟懼軍人怨咨故欲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其言亦不畏等死死國可乎是豈軍人語上愈怒曰然則比朕於秦二世也執政皆失色流汗史公復進曰自古

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豈惟秦時為然上拂袖而入趙溫叔時為參知政事退奏疏曰指軍一事區處獨斷輕重緩急無不得宜推此以往恢復不足辦也臣不勝心誠悅服之至然適聞聖諭推軍人之最重者明正典刑固當如此然不知以何者為重乎若以拖拽為重則彼曰本為國家指軍也必將有詞臣聞昨有軍人入保正家傷人掠財縱火焚薪又逼亂其婦女宜推其尤若肆諸市朝則以刼掠得罪誰敢不從至

於百姓之淩踐軍人若亦不可不兼行為政不可偏邉
聞聖論詳矣奏入上甚恱乃詔陸慶童本非被拖拽人
輒用柴棒助謝六三毆打軍人扇鼓百姓陸慶童與軍
人秦忠楊忠並令大理寺依軍法施行其餘作鬧軍人
令殿前司斟酌輕重從軍制施行見禁百姓竝日下疎
放謝六三令臨安府從杖罪斷遣王友直再降宜州觀
察使信州居住先是史公以衰病免且面薦溫叔自代
上慰留之時六月二十四日也九月史公復請俟過會

慶節去位是月十九日上留溫叔面諭之已呼溫叔為丞相矣比陸慶童斷旨下乃上章稱疾求罷八日丁卯以後洋街趙密故第賜史公是日神勇軍統制官孫安祖策選鋒權統制官牛遇馬軍統領官常丙以下至正副准備將三十一人追停降罷有差而工部侍郎康知臨安府趙磻老以失於彈壓又不能收捕首先聚衆作閙之人亦放罷後三日送饒州居住史公既押入不肯視印溫叔偕執政王秀海錢師魏就其閤見之

史公逡巡不肯居位温叔乃入奏乞遣中使到堂宣諭史公堅求去十五日甲戌拜少傅節度使復以京祠兼侍讀後三日温叔乃越次拜右相云

葉正則論林黄中襲為學道之目以廢正人

淳熙十五年六月丙子三省進呈兵部侍郎林栗奏臣伏見已降指揮朱熹除兵部郎官日下供職而熹乃敢自陳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復赴部供職四司郎官聽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長

送貳廳長緣貳廳不合管郎官廳印記且再令送還仍加鐫諭既能出入宫門上殿奏事并偏詣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為難兼官司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遺失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為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負慚懼所有印記無所歸著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於達旦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輙攜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

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所宜禁絶也葢熹邀索高價妄意要津傲睨累日不肯供職其作偽有不可掩者陛下愛惜名器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與宗正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乃薄之臣竊惟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舊任指揮並且停罷先是朱文公既除兵部郎官以脚疾發動申尚書

省乞假痊安日供職故林有是劾及進呈上謂其過當而大臣畏林之强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辨之大畧以為考覈之辭始未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蓋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忽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始如喫菜是魔景跡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

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欒為侍從就其寡淺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孚信於下而更襲陳賈鄭丙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遊辭無實讒口横生善良受禍無所不有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絶欺罔於既形摧抑暴横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於是胡侍御晋臣乃劾林罷之林為人清介而性褊急乾道中為太常少卿六年正月五日以北使來賀正旦當宴紫宸殿會

左相陳正獻公之從兄為浮屠若死前一日訃至陳公以狀申尚書省乞依條式假又入劄子乞免赴大宴御筆批依繼而右相虞雍公為陳公言先太師之喪僧凡既以浮屠氏之教絕服矣今反為之報又欲廢朝廷大明會之禮其可乎若情所不免只可於私家易服致祭不作歌樂少間不免奏取聖裁及進呈畢虞公且奏上乃諭陳公令赴宴而林與陳公有連不以為是宴罷之夕遂以書責陳公失禮陳公即引疾在告上奏待罪虞公

亦上奏劾林詭正沽名乞明寘典刑以為不靖者之戒

乃除直寶文閣知湖州

建炎雜記乙集卷七

建炎雜記乙集卷八

宋 李心傳 撰

朝事三

開禧去凶議和日記

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戊申御筆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但輕信妄爲輙起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令敵勢叵測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

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宫觀陳自强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先是敵人既有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之請侂胄恕復欲用兵中外大懼禮部史侍郎彌遠時兼資善堂翌善乃建去凶之議甚秘人無知者久之得密旨乃以告錢叅政象祖李叅政壁至是皇太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兵三百防護侂胄别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叅政欲奏審史侍郎夜往其府趣之李叅

政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三日乙亥傀冑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准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十四人擁傀冑車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弓鎗刀斧護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宰執至漏舍震報傀冑已押出錢參政探懷中堂帖授自强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强即上馬二參政赴延和奏事遂以竄殛傀冑事牒報對境又令殿前司遣長隊五百人赴省前彈壓上欲擢史侍郎樞院固辭乃命錢參政

兼知樞密院事李參政兼同知樞密院事是日禮部尚書涇除御史中丞吏部審侍郎孝友給事中王著作居安除左司諫晚名章直院良能直學士院四日丙子侂胄自强竝罷為醴泉觀察使李參政進呈改自强提舉洞霄宮特進在外無充觀使者五日丁酉三省以資目徧遺二宣撫使置制十都統告以上意殿司三將各進五官賜銀百兩士卒官賞有差親隨三十四人各兩資錢四十千官兵三百人各一資錢二十千而震再遷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是日始責

侂胄為和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自强追三官永州居住蘇師旦杖脊刺配吉陽軍行御中丞章疏也雷給事封還錄黄六日戊寅詔侂胄改送英徳府安置自强責受武太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又詔侂胄除名勒送吉陽軍自强送韶州並安置行王司諫章疏也七日己卯史侍郎除禮部尚書中丞給事又論師旦當正典刑詔處斬令廣東憲臣莅其刑是日臨安府申侂胄已行申放詔本府收殮瘞於其家先塋之顯親報慈

寺九日辛巳邱同知自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除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十五日丁亥李參政罷初命
除職與郡後二日復降兩官送撫州居住行殿中侍御
史章疏也是日衛中丞除簽書樞密院事十六日戊子
立榮王為皇太子十二月二日乙巳立資政為江淮制
置大使十日癸丑金人陷隨州二十日辛酉錢參政為
右丞相兼樞密事二十一日壬戌衛簽樞雷給事並參
知政事新除吏部林尚書大中簽書樞密院事二十二

日甲子陽太尉次山除使相賜玉帶二十三日乙丑史尚書除同知樞密院嘉定元年正月十三日壬午監登聞檢院王柟自河南通書回持北行省牒赴三省樞密院求函首十五日乙酉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先七日臺諫已有請詔答從重施行後四日再請御筆以未欲輕從答之十六日丙戌臺諫三請御筆付三省樞密院詳議將上二十二日壬辰史同知遷知樞密院事三月四日癸酉承事郎毛自知降充殿試第五甲仍奪第一人

邑例以首論用兵也十九日戊子復秦檜官爵贈謚二十日己丑王枏自軍前再還行在二十一日庚寅詔侍從兩省臺諫赴都堂詳議限一日聞奏蓋枏與敵首議以函首易淮陝侵地故也於是議者皆言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則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二十二日辛卯有旨依奏二十三日壬辰降黄榜下臨安府兩淮荆襄四川曉諭二十四日癸巳宰執貲目諭諸路安撫制置等以函首事二十六日乙未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

明斵侂冑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二十八日丁酉通謝使許在燮朝辭四月十八日丁巳自強責詞過門下倪給事思不書黄十九日戊午自强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没家財六月二日庚午金人歸大散關三日辛未歸隔芽關又歸濠州五日癸酉陳自强卒於廣州許歸葬七日己亥衛參政罷行御史中丞章疏也十六日甲申林簽樞褭於位二十四日辛卯史知院兼參知政事七月十六日癸丑江淮大使丘資政除同

知樞密院事十七日甲寅通謝使回入國門八月四日辛未丘同知蕘於江陰之里第十四日辛巳禮部婁尚書機除同知樞密院事吏部樓尚書鑰除簽書樞密院事九月二日己亥金國諭成使元顏侃等入見二十二日己未詔以和議成諭天下十月十日丙子餞右相遷五官為特進左丞相史知院拜右丞相雷參政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婁同知遷參知政事樓簽樞遷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二十二日戊午史右相以內艱免

二十七日己亥用皇太子請賜第行在十二月丙寅朔錢左相爲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行監察御史張疏也

凡誅姧和敵二事所關甚大而廟謨雄斷四方有不得知今姑識其日月

建炎雜記乙集卷八